

还珠楼主著

蜀山劍俠傳

全集

远方出版社

8

蜀山劍俠傳全集

第十七集

遠方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七集 第一章

- 恨重仇深长啸曳空来老魅
危临敌盛宝云如雾护仙山 (1)

第十七集 第二章

- 遗偈悟连山获藏珍双英并秀
飞光离远峤惊浩劫一女还山 (21)

第十七集 第三章

- 烈火弥天神圭擒异士
飙轮舞电飞剑斩妖人 (43)

第十七集 第四章

- 玉陨香消感深情金宫援倩女
恶盈数尽施妙法火遁戮凶魂 (64)

第十七集 第五章

- 独朗慧光呈宝相灵生兜率火
群飞星雨毁花容误放弥陀珠 (86)

第十七集 第六章

- 有意纵妖娃宝树婆娑青霞散绮
隐形擒异士精虹潋滟红雨飞花 (107)

第十七集 第七章

- 灿烂祥霞双飞莲座

庄严宝相自有元珠	(131)
第十七集 第八章	
五遁显神通烈火玄云呈玉碣	
一环生世界青阳碧月耀金宫	(154)
第十七集 第九章	
转丑为妍玄功参造化	
回嗔作喜爱侣述缠绵	(178)
第十七集 第十章	
苦締心盟三生寻旧约	
宏施佛法七老悟玄机	(200)
第十七集 第十一章	
逝水惜芳华路远深山求宝诀	
冲空闻异响烟霏雾涌遁神魔	(223)
第十七集 第十二章	
绝海剪鲸波万里长空求大药	
穿云飞羿弩诸天恶阵走仙童	(244)
第十七集 第十三章	
宝相灿莲花万道霞光笼远峤	
金针飞芒雨千重暗雾遁元凶	(270)
第十七集 第十四章	
妙法渡鲸波电射虹堤惊海若	
香云冲癸水星飞莹玉破玄冰	(293)

第十七集 第一章

恨重仇深长啸曳空来老魅

危临敌盛宝云如雾护仙山

前文说到李英琼在宝城山收了竺生、竺笙、竺声三小姊弟，刚要一同起飞，忽遇妖妇宝城仙主屠媚寻来，因是骤出不意，虽有至宝，不善应用，几被邪法所困；后仗佛家定珠之力，破了玄牝妖阵，杀死妖妇。上官红已在事前仗着乙木仙遁护身，带了三小姊弟预先突围逃去。同时，紫青玉女沙红燕同一妖党伍常山来寻屠媚，欲往幻波池寻仇。一见妖妇被杀，全都激怒，双方正斗法间，癩姑忽然隐形飞来，连用佛家金刚掌将妖人打伤，随用引敌之计，拉了英琼往幻波池逃去。妖人大怒，竟将老怪兀南公的镇山之宝‘落神坊’放起，当空立现五座牌楼，发出千百丈风雷烈火和金刀火箭，宛如一座火山，带着千百丈长一条火龙，精光万道，雷电交鸣，火箭金刀宛如雹雨，朝二女急追过去。不料癩姑来前，早有高人指教，预示仙机，准备停当。男女二妖人刚追到幻波池旁，二女已先飞下。依还岭全山均被太乙五烟罗护住，一任雷火金刀猛烈攻打，丝毫不动。妖人正在激怒，袁星同了米、刘二矮忽然出现，用前在莽苍山所得妖幡黑胥丝，将妖人伍常山绑住，中邪昏死过去。沙红燕发现回救，已自无及。因听敌人去时发话讥嘲，同党中邪倒地，身被黑胥丝绑紧，深嵌入骨，却不能不救，师门至宝落神坊又被敌人收去，如何不切齿痛恨？无如势穷力竭，无可奈何，只得救人要紧。

沙红燕正打算将人救走，化去黑胥丝，再想报仇之计，忽听一声长啸来自遥天，晃眼一道纯碧色的妖光，拥着一个身材矮小、其瘦如猴、周身穿得火也似红的赤面妖人，已随啸声自空飞堕。看出来人正是被杀妖妇屠媚的情人——赤手天尊邬勤。知道此人神通广大，邪法高强。更擅玄功变化，练就‘阴火碧云’，人最阴毒，凶狠沉着，动作如电，声到人到，飞行绝迹，瞬息千里。又精五遁之术，厉害无比。前被极乐真人与长眉真人禁闭在东海底水眼之内已数十年，新近方始脱困出来。他本就恨极正教诸仙，再经自己前往怂恿，于是合谋，连同另一妖人，约定日内往幻波池盗取毒龙丸，和圣姑藏珍，并杀易、李、癩姑师徒，报仇雪恨。不料伍常山性急，又看中屠媚美色，强约往访，致遇英琼、癩姑、狭路相逢，伤人失利。邬勤与屠媚本来有奸，双方多年不见，好容易复体脱困，未及叙旧，便被仇人杀死，自是恨毒，必以全力与敌一拚。沙红燕心中暗喜，表面却作悲愤之容，凄然说道：“邬道友晚来一步，媚姊轻敌，不肯听劝，已死李英琼贱婢毒手了！”邬勤妖光已先收去，闻言紧压怪眼之上的一字浓眉，微微一皱，阴恻恻狞笑道：“我早知道了！伍道友身上黑胥丝，乃妖尸谷晨在地底苦炼多年而成之宝，厉害无比，非我不能化去。稍迟人必受伤，任他法力多高，三日之后无救，此时救人要紧。幻波池这些小狗男女，命在我的手中；他有太乙五烟罗，此时决攻不进，非我施展神通，炼成法宝，不能成功。我们走罢！”说完，朝沙红燕看了一眼，将手一招，一片碧光微闪，带了伍常山和沙红燕，一同破空飞去。

妖人走后，袁、米、刘三人本来隐身在侧，忽同出现，空中神雕也自飞下。米刘二矮首问袁星道：“师父回山必知此事，如何是好？”袁星答道：“师父法令虽严。但你二人志在立功诛邪，与炼邪法害人

不同，平日又无什过失。丑媳妇难免不见公婆，况你今日又立下功劳，足可折罪；还是随我一同回去，见师请罪的好。”刘裕安道：“话虽如此，但是师伯、师父建立仙府之时，曾下严令：门人犯规，决不宽容。何况第一次立法，必更严重，你没有听易师伯所说的话么？师父对我们虽极恩厚，但是人最好胜，性刚疾恶。如知我二人背师祭炼仙法，三位师长只她门人犯规，定必大怒，如何能容？我二人也是该死，已然立志改邪归正，本无二心；只为初拜师时，见师父年纪太轻，无甚法力，只仗一口紫郢剑，虽知名列三英，后望无穷；终恐遇见强敌，不是对手。难得遇到邪教中这等异宝，以为有用，本心实想建功，别无他念。后到仙府，见恩师蒙师祖器重，法力日高，几次想将妖幡毁去，一则无暇；再则邪法厉害，毁他甚难。又知师祖和各位尊长，神目如电，不会不知。既未禁止，也许将来有用，心也不舍，因循至今。日前恩师出山远游，大师伯忽命往静琼谷用太清仙法设一埋伏，以为妖人来犯时，作一呼应。心想此幡到手，尚未炼过，遇见强敌，尚难如意运用。米师兄再一劝说，意欲乘机改用本门仙法重炼，将邪气除掉，免得带在身旁，还要设法掩蔽、终日提心吊胆，恐被师长发现怪罪。等到炼成，自行检举，一面托二师伯说情；哪知邪气上升，被人发现，起了误会。往告大师伯，将我二人唤去，当时便要处罚。如非二师伯和华太师叔再三讲情，许我们在静琼谷待罪，几乎当时便将师祖所赐法宝飞剑收去，重责之后，逐出门墙。

“休看事情已过，并不算完，一则师父回来，不能作准；二则幻波池开府立法之始，三位师长曾经言明，任何门人犯规，一律治处，决不姑息。大师伯不过是看华老前辈情面，特让师父自去立法，以为惩一儆百之计。此时，如不回去，还可借着大师伯之命，作为待罪在外；等到建下功劳，再托各位师伯叔向恩师求情，至多挨上一顿

打，还可无事。否则，恩师对我二人出身左道，本不放心，再知此事，必以为故态复萌，处罚虽重尚非所计，就怕怒火头上，追去法宝飞剑，逐出山外，不要我们为徒，那就糟了。那后来妖人邬勤，则听以前先师说过，知他细底来历，这厮邪法甚高，精于玄功变化和五行遁法，他知太乙五烟罗难于攻破，现正回山炼宝，正可暗往下手。好在来时，我们身形已隐，未被看见。适和米师兄商计，意欲深入妖窟探他细底，豁出妖幡送他手内，相机与之一拚；如能暗中除害，自是万幸；即或不行，仗着师祖所赐防身法宝，也不致有什么凶险，怎么也能立点功劳回来。那时恩师见我二人志诚心苦，盛气已消，再有几位师长说情，便可从轻宽免。就此见师，想起平日师训，实在不敢。因恐三位师长万一生疑，故向师兄明言心事，否则，妖人走时，我们早在暗中跟去了。”

说完，神雕低声急啸，袁星本通鸟语，便劝二人道：“钢羽说你二人面有晦色，去不得呢。师父怪罪如重，我愿替你受罚，还是不走最好。”米鼯苦笑道：“袁师兄厚意深情，万分感谢。难道你随恩师多年、还不知她性情？尤其二师伯人最义气，待下恩厚，法力又高，料事如神，她早看出我们心意，如可挽回，早就传声相唤了。你看洞门紧闭，太乙五烟罗未撤，分明不许再进仙府。待在这里，毫无益处，只有早点立功，或能表明心迹。至于面有晦色，我也知道；如无晦色，焉有此事？真要该死，有什么凶险，也是在数难逃。我想师祖既允恩师收我二人为徒，将来多少必有成就，不致便遭惨劫。我二人久想立功，以赎前愆，难得有些良机，师兄不必劝阻。”袁星因听神雕啸声，说二人此去凶多吉少，仍想劝阻，笑道：“你说洞门未开，我并无过，如何也不令进去？你就要走，也等我见过师父，探明心意，真个不行，再走不迟。”二矮同声答道：“如等师父有什么严令再走，那就

是逃，罪更大了。不如在未奉命以前，先向恩师遥拜通诚，就此离山，将来回山请罪，还有话说。”说罢，便同向幻波池跪下，虔心祝告，先诉背师隐藏妖幡之罪，再说此行心志，等到建有微功，可明心迹，再行回山待罪。因奉大师伯之命，暂时不许擅入仙府，故未当面拜别，望乞深恩宽恕。拜罢起立。袁星还想强行阻止，二矮将手一拱，道声再见！身形一晃，便即隐形飞去。

袁星一把未抓住，人已无迹，忙喊：“钢羽大哥，怎不追他回来？”神雕方用鸟语回答，意思说二矮此去，本是定数，师长多半知道。不过敌人太凶，为尽同门之义，向其警告，使知戒备，其实拦他无用。双方正问答间，忽听幻波池底癞姑传声相唤，紧跟着彩烟浮动，光影闪变，再看身子已在太乙五烟罗笼罩之下。袁星暗忖此宝为何始终不撤，连放自己入洞，也是这等严密，难道形势真个紧急不成？”那太乙五烟罗，本是薄得几非寻常目力所能辨认的，一层淡烟，紧贴地上，这时，因唤雕、猿回去，高起一条，以作归路。袁星正在寻思，神雕忽用鸟语急唤快走，料知有事，忙同往池底飞下。到地一看，洞门竟是大开，大似在诱敌神气，便向中洞赶入。迎头遇见癞姑，笑骂道：“你真胆大！连我们此时还不敢冒失出外，你有多大本领敢和米、刘二人去惹强敌？沙红燕这个妖妇何等狠毒，也是你们几个所能应付的？他二人走了么？”袁星乘机跪禀道：“他二人虽然背师祭炼妖幡，实是贪功心盛，并无他念。他因立法之始，恐师父法严，不敢来见，现往妖窟去探虚实，意欲立功赎罪。此行实是危险，还望师伯开恩，念其平日无过，代向恩师求情，能以宽免。”癞姑笑道：“此是他二人劫数不能避免，非此也难成道。否则，他们私自离山，如何能够？你当他还就此生还么？”袁星一听口气不妙，便惶急起来。正在请求，急喊：“二师伯素来待我们恩厚，弟子常听米、刘二

师弟说，他们根骨禀赋均非上乘，早年又不该误入旁门，虽得本门传授，功力尚浅。他是师父初入门人，师父何等威名，而他和诸位同门比较，好些不如，实在自惭形秽。如非此时兵解有好些危害，早去转世，何待今日？务望师伯深恩垂怜，设法解救，感恩不尽。”癡姑笑道：“你这猴儿倒也义气！不过，定数难逃，不经此难永不如人。你师父为三英之秀，将来门人众多，只他二人不济，岂不难堪？你毋须操心，我们已有安排。不久群邪大举来犯，你和神雕均有使命，见过你师父，可照以前传授，各守防地，相机待敌。去罢！”

袁星还在求说，忽见英琼走出，面有怒容。不敢开口，向前行礼，叫了一声：“师父！”英琼便问：米刘二人何往？袁星看出师父神气不佳，便把前事委婉陈述，并代求恩。英琼怒道：“他二人就算心迹无他，即以隐匿妖幡、背师行事而言，已犯重规，如不念在相随这些年，平日无过，早用飞剑斩首，还能容他走么？你也专喜胆大妄为，如不以他为戒，一旦犯过，悔无及了！”袁星那敢再说，诺诺连声而退。原来英琼同了上官红走后，易静忽想起群邪不久来犯，静琼谷斜对幻波池，如在谷中设下太清禁制和五行仙遁，到时再命得力门人前往埋伏，里外夹攻，可有好些用处。因觉米、刘二矮在旁门中多年，经历甚深，好些妖邪均知来历；近又用功，通晓五行仙遁，便令前往布置。那知二矮自在莽苍山得到妖幡以后，老恐背师行事一旦发现，必受重责，时常想起害怕。后才醒悟青囊仙子华瑶嵩，已在得幡时，经其默祝，代将邪气清除，故此无人得知。及至峨嵋开府，恐师祖怪罪，暗中祷告了几次。后见奉命下山时并未提及，心虽放宽，但因师父疾恶性刚，听平日口气又极严厉，始终不敢明言。此幡非经炼过又不能用，难得有此机会；布完仙遁，便在谷中私自祭炼，刚刚炼成，可以随身应用，二矮不禁叫起苦来。

原来那妖幡乃数千年地底阴煞之气，又经妖尸多年邪法炼成，华瑶嵩禁制一破，邪气立时上腾。二矮虽能应用，那邪气却掩蔽不住，知道回山必被师长看破。已然炼成，看出它的威力甚大，既不舍弃，再说也轻易毁它不了。实在无法，只得将它暗藏谷中，不带身旁。以为谷中设有仙遁，外人不能出入，只说可以隐瞒。那知第三日回去复命，二矮正向易静禀告埋伏停当，不料玉清大师命门人张瑶青，拿了一封书信来见易、李、癩姑三人，指点未来机宜。刚到依还岭，便看出静琼谷中邪气隐隐，以为藏有妖邪。瑶青人甚谨慎，并未往探，直飞池底；正遇袁星问明来意，引到里面，当着二矮说出，也还有个推托。偏生易静，因瑶青乃玉清大师初传弟子，人又极好，为了自己之事而来，意欲厚待。二矮话恰巧说完，便命仍往谷中，再加一道灵符，掩蔽形迹。二矮领命走后，瑶青方说来时所见妖气之事。这时，癩姑正在西洞入定，接到眇姑心声传语，正在问答，还未来晤。易静一听岭上面现出邪气，当地又是静琼谷一带，以为妖邪已来，不禁大惊。忙同瑶青隐身，飞往查看；到时，正值二矮仗着灵符隐蔽，发挥妖幡威力，得意洋洋，不禁大怒，随即现身。二矮大惊，跪地求告，易静本要处罚，将二人逐出山去。后经二矮再三哭诉求饶，易静因是立法之始，还待不允宽容，癩姑忽然寻来，一面代为力求；一面暗用传声示意，说适才接到眇姑心声传语，少时再说。易静方始会意，但因奉命创立教宗，以后门人众多，无论如何，赏罚必须严明。尤其二矮出身左道，初犯这等重条，不加责罚，异日胆子更大。又知英琼回山，定必不容，这才改命二矮在静琼谷带罪立功，等英琼回来，三人商计之后再行论罚。易静本意将妖幡毁去，青囊仙子华瑶嵩寻来，朝易静使了一个眼色，故意说道：“此幡仙法重炼，正好以毒攻毒。就不想要，也留待将来和妖人一拚；随便毁去，岂不

可惜？”易静应诺。陪了来客同回仙府，一问来意，和玉清大师柬帖差不多，只是比较详细。

原来沙红燕自从上次幻波池大败回去，自觉偷鸡不着蚀把米，恨极仇敌，先是回山向老怪兀南公哭诉，兀南公只说：“凭自己法力威望如何与这群无名后辈动手，将来法宝炼成。必要扫荡峨嵋；将敌人师徒一网打尽，报仇不在此一时，你何必忙？”沙红燕本是兀南公两世宠姬，平素娇惯，看出妖师意甚坚决，不为作主，深知老怪习性，不敢再强。心存怨望，当时不说，暗中勾结老怪门人伍常山，一面四处约人，意图大举。老怪法力甚高，本难隐瞒，一则宠爱沙红燕，见她吃了人亏，也颇愤恨；无如对方势盛人多，上次铜榔岛已尝过味道，深知敌人道法高强，应援神速，牵一发而动全身；此去败多胜少，还落一个以强压弱之名，转不如表面不管。任凭沙红燕自去约人，双方功力相当，能胜更好，败也不背平日信条。好在沙红燕对自己法宝均能使用，只带一两件防身，敌人便无可奈何。那知老怪一时疏忽，沙红燕竟会和他负气，只往约人，不去盗他法宝；更因忙于炼法，心无二用，长日入定，没想到自己那么严厉的法令，门人会将他镇山之宝盗出山去惹事。事有凑巧，妖徒伍常山平日最是恭顺，奉命恭谨，这次竟会看透师父心意，又因沙红燕巧言蛊惑，许以重利，除答应事成之后把幻波池藏珍和毒龙丸，分他一半外，并说好友宝城仙主屠媚快要复体重生，愿为谋合。

伍常山以前好色如命，只为貌相奇丑，又受一妖妇遗弃，一怒回山，恰奉师命在山坐镇，炼法炼丹，轻易不得外出。对于沙红燕本来爱极，因是妖师禁脔，不敢问鼎，私心却甚爱慕，言听计从。再听说起屠媚天生尤物，秾艳绝伦，不禁大喜。乘着妖师入定之际，便带了镇山之宝落神坊，随同偷下山来。如非沙红燕连遭失利，深知幻

波池五遁厉害，想多约几个能手相助已早来犯。除这男女三妖人之外，东海两个著名妖邪，一是屠媚之兄屠霸，一是昔年在长眉真人手下漏网的老妖孽席圆，大约不久就要来到。玉清大师和青囊仙子从另一妖党和昆仑派女仙崔黑女口中，得到消息，知道事机危急，恐幻波池诸人难于应付，特来告知。张瑶青途遇诸葛警我，得知大方真人神驼乙休和凌、白诸老，对于此事已有一点准备，不过，本人都不能来。只在暗中传语峨嵋诸同门，令其到时来助，事情仍是可虑，命众留意。易静转问癡姑：“眇师姊有甚话说？”癡姑笑说：“我这位瞎姊姊，对我实在真好。此是她日前偶听屠龙恩师说起，特用玄功入定，详参前后因果，已知就里。但她命我照计而行，不许先说。米刘二徒颇是重要，你还好说，琼妹最是疾恶，又爱面子。对外胆大，对内胆小，前为一般同门，只她一人年幼，最先收徒，又收的是两个左道中人。时常担心。恐其出身邪教，禀性难移，受他连累，故对两矮严厉，不稍宽假。日内回山得知此事，必不能容，到时，你我还需合力劝解。你是大姊，不可再推波助澜了。便照真的说，两矮虽然不合背师行事，心实无他，人也颇知向上。他们此去，所受甚惨，如非此是他年成败关头，转祸为福，我已早代他们隐瞒了。少时，我还要出山一行，太乙五烟罗现在师姊手中，可交与我，将全山护住，别的均照华老前辈所说行事便了。”

癡姑说罢，又互相商计了一会。癡姑说：“你听地底震动，远远传来雷声，琼妹必已回山，在宝城山遇敌，我去接应她回来罢。”易静回顾，雕猿均不在侧，笑说：“这大一座仙府，门人却只五个还有一雕一猿。米刘二徒再一被逐，就剩红儿一人了。”癡姑笑道：“我还有一个门人没有呢？等我去了回来，不久便可添人进口，从此源源而来。并且，英男师妹日内也要来此同修，她再收有门人，以后不怕

人少，只怕要为她操心呢！”易静料知眇姑已示前因，方要询问，癡姑说：“时辰已至，不久就有热闹，师妹陪着华老前辈谨守洞府，我去去就来。”说罢，飞出。到了上面，癡姑先将太乙五烟罗暗中埋伏，侧顾雕猿和米刘二矮，正聚池前，手指对山，互相密计，身形已隐，未被发现。遥闻神雷连震，由对山传来，知众门人已然看出宝城山上敌我相持，二矮要仗黑眚妖幡前往接应，便用传声笑骂道：“凭你们几个没出息的东西，也敢以卵敌石？万不可去。那是你们师父，还听不出？守在这里接应，不是一样？”米、刘、雕、猿听出癡姑口音，忙喊：二师伯！

癡姑说完，已自飞走。刚到宝城山，便见下面烟光高涌中，上官红带了三个男女幼童，用乙木仙遁护身，突围而出，却不往本山飞回。又见阵中英琼定珠在发出佛家慧光，知道无碍，便朝上官红赶去。双方见面，正要说话，身子忽被一股极大的潜力吸紧，往斜刺里山头上飞去；知有前辈高人接引，也未强挣。上官红方说：“师叔可见三师叔么！”眼前倏地一花，长幼五人，一齐落在一座大只两丈方圆、上下钟乳如林的石洞之中。靠壁幕下面，坐定一个面容清秀、白发如银的年老道婆，从未见过。癡姑知非庸流，便率上官红等下拜，恭问：“弟子癡姑同了师侄上官红等，被仙法接引来此，不知老前辈法讳，有何赐教？”道婆微笑命起。说道：“我在东极大荒山南星原，一住千年，偶然游戏人间，也只元神来往；预先算定，事完即回，不似枯竹老怪有许多做作，连令师妙一真人尚少见面。我的行动均有法力掩蔽，外人更推算不出，难怪你们不知我的姓名来历了！”癡姑一听，知是齐霞儿上次所寻东极大荒山前辈女散仙卢姬，不禁大喜！重又跪拜道：“你老人家便是卢太仙婆，弟子得拜仙颜，福缘不浅。群邪不久围攻幻波池，太仙婆既许弟子等拜见，必有赐教。”

卢姬二次命起，笑道：“你无须如此恭礼，我虽痴长些年，如论令师前生，原本同时。以前况又少通交游？虽与令师祖长眉老前辈，为擒血神子邓隐，有过一面之缘，并无深交（长眉真人出处，事详《蜀山前传》。所有本书重要人物、出身来历、修道经过、惊险奇情、紧张故事均在其内。此书又名《长眉真人传》）不要如此称呼，唤我一声师伯叔足矣，我此行便为幻波池之事而来。当初令师借我吸星神簪，事完被我当时收回，实因当时尚有他用，不便在外久留。不料我那对头得知此事，故意将他性命相连之宝巽风珠留在令师那里，以示大方，显我小气；我气他不过，为此以元神飞来中土，欲助你们脱此一难。现恐此宝关系重要，难于应托，不料你们五人俱都美质，你更与我投缘，功力也颇深厚，堪当大任。不过，敌人神通广大，先机不能预泄，好在此宝与我心灵相通，又经我预用法力，禁制掩蔽，到时自能发声，照以行事，决可无害。这三个小顽童乃我对头所教，既然看重，就皆传点防身法术，偏是鬼鬼祟祟，藏头缩尾，既然遇我，就是缘法。现你三人已将赤杖真人昔年遗留的几件防身之宝得去，这几件法宝，已经真人法力封禁，你们拿去重加祭炼，须费好些时日。幸我识得他的妙用，只将禁法一解，立现威力。现有柬帖一封，灵符两道，等将诸宝解禁之后，由上官红率领竺氏兄妹，去往依还岭昔年未拜师前所居之处，设一法坛。将第一道灵符如法施为，仇敌多大神通，也难查见你们底细。等到两月之后，阵法由心运用，可命三小兄妹代为主持，休看他们年幼道浅，仇敌决不伤他。况且此时不曾正式拜师，未入幻波池，遇敌时，照我柬帖的话答复，更可无事。气也把他气走。此洞现在我法力禁制之下，敌人虽难查听，一出洞门。你们不可再提此事。除非到了依还岭，先发灵符，后看柬帖，看完不久也自化去。此时岭上虽有太乙五烟罗笼罩，我用土

遁送你们去，事更隐秘，决不致被人查觉。非等上官红把人约来，不可再与师长同门相见，以防泄漏。”

卢姬说罢，先将吸星神簪交与癩姑，传了用法；再命三小姊弟近前，将所得法宝取出，分别传授，指点用法。并将柬帖灵符交与上官红，令其依言行事。癩姑暗中偷觑，卢姬虽是元神出游，精神凝炼，无异生人。如非事前知道，决看不出，好生敬佩。正自暗赞，卢姬似已觉查，笑道：“你将来前途远大，闲中无事，何妨到我南星原一游呢！”癩姑方率众拜谢应诺，卢姬又道：“我送上官红往依还岭，就回山了。李英琼现将妖妇杀死，你快去罢！”说完，伸手一挥，一片奇亮如电的银光一闪，立有一股极大潜力袭上身来，将人托起，往洞外飞去，晃眼便达战场。癩姑为了诱敌，存心戏弄，先将地遁隐身，猛然出现。连打了伍常山几下金刚神掌，将其激怒，随带英琼飞往幻波池，与易静、华、张三人相互说完经过。料知群邪不久必来围攻，为防万一，太乙五烟罗仍罩全山，准备多挨时日，等到过几天再行收去。纵其入洞，用五遁禁制御敌，相机行事。

英琼闻知米、刘二矮私藏妖邪法宝，经过多年，不曾自首，好生气愤！本要重罚，经众力劝，癩姑又说：“二矮心坚志苦，禀赋又差，非仗此劫，不能转祸为福。现在自知罪重，不敢来见，正好听其自然；既显你的恩宽，又使异教门人知所儆戒。”英琼方始允诺，心终不快，随谈起巧收竺氏姊弟之事。易静笑道：“二师妹想收一个美秀门人，不料仍是难师难弟。”英琼接口道：“此话不然。我听他们说身是异胎，身包厚没，满是紫斑磊块，奇丑非常。后服异草，两个将皮脱去，长得和金童玉女一般，只癩姑师姊令高足未服，至今皮还未脱。但我看他三人，以他最为灵慧，一旦将皮脱去，必在他姊弟以上。”癩姑接口笑道：“他长得丑八怪，才能与我相称，这个无妨。我

先前本是开读恩师仙示，知我三人每人要收一个徒弟，偶然说笑，莫非真个以貌取人么？倒是方才我见此女双目隐蕴杀机，煞气竟不在琼妹以下，根骨心思也以她最为灵巧，将来淘气无疑，不知要费我多少事呢！”华瑶嵩道：“只要真好，淘气何妨？你们本是应运而生，群邪皆当遭劫，我看杀气越重的人，将来成就越大。不过遇敌时，终是宽厚的好，不要疾恶太甚。否则，事虽定数，你们也不致妄杀，树敌太多，到底讨厌。”癡姑看她说时，朝易、李二人看了一眼，知有原因。方要开口探问，英琼忽想起余英男师徒就要前来，人必在途中，便把前事一说（英琼收宝诛邪，与英男约会幻波池同修之事，均详四十三、四两集）又将所得法宝紫灵焰取出，与众同观。华瑶嵩喜道：“此是‘紫青灯兜率火’所结灯花灵焰，共有七朵流落人间，乃九天仙界至宝奇珍，与谢道友佛家心灯有异曲同工之妙。英琼所得还是最大的三朵，威力更大。我还知道此宝用法，现时如炼，只消四十九日，可由心运用，神妙无方。有些异宝与佛门定珠，从此虽不能说是所向无敌，用以防身辟邪，绰绰有馀了。可喜可贺！此按太清宝篆第七章祭炼，再用贵派本门心法，更加威力。本来此宝最启妖邪覬觐，难得幻波池深居地底，又有五遁禁制，宝气不致上腾，等到炼成，与本人心灵相合，多大法力也夺不去了。”

英琼闻言自是心喜，易静便令英琼远往东洞炼宝。英琼因念英男师徒人在途中，现当多事之秋，恐与群邪狭路相逢，欲往接应，回来再炼。易静答说：“此宝既是关系重要，速炼为是，我代琼妹接应余师妹回山。还有新收三弟子，我尚未见，也想就便一看，琼妹就不必去了。”英琼素对易静恭谨，连声应好。癡姑道：“那三姊弟我已见过，个个美质，看固无妨。但照卢老前辈所说，最好不要入阵交谈，看完就回来罢！”易静随口答应，随即飞走。到了岭上，因静琼谷改